春秋三傳通經合纂

元年即位

胡傳必踰年然後改元者即位者繇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

叔服會葬

高氏曰會葬諸侯之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六

廬陵周　統學之甫原編

楚陂裔孫　夢齡遂莊
　　　　　毓崙問衣　增輯

文公名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朱子曰書經祗見厥祖不用凶服漢唐即位朋禮皆吉服

穀 繼正即位正也 范註隱不書即位讓也桓書忍也莊閔僖不書繼故也文繼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日上有朔字杜註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胡傳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

事王惟有聘賵會葬之禮今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汪氏曰僖未嘗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遽使會僖公之葬得失見矣

【左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杜註叔氏服字天子使大夫會諸侯葬禮也

【公羊】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穀梁】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毛伯錫命
朝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黻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今文公喪未畢非初見繼朝而求功何來錫命程氏曰文公與經中受之毛伯不諫皆非

○晉侯伐衛
王氏曰衛成怨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朝襄公圍伯先以衛罪告諸侯役朝王諸侯于是復歸晉陳氏曰春秋衍氏君憤離剿帥不書故伐衛書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杜註毛國伯爵

傳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公羊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穀梁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鄭氏曰爲伐衛行故書伐衛不爲朝王故不書朝王

左傳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

晉侯不書先且居
得臣如京
杜氏曰譏不朝而使
卿拜命也
○衛人伐晉
劉氏曰左以爲古非
也謀畔伯主侵小何
謂之古汪氏曰不書
晉之取戚而人孔達
子晉而罪衛也
○敖會晉侯于戚
趙氏曰文公之初大
夫專會盟於京諸氏自
敖而專叔孫氏自得
臣彭生而横秀孫氏
自行父而侈敖慶父
子得臣彭生子牙孫
行父秀玄孫

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左傳在前錫命。○拜錫命也家氏曰在喪不能躬往後除喪亦不朝

衛人伐晉張氏曰伯主討罪不自反其罪乃稱兵報伐故書人罪孔達也

傳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共音恭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謂其先人古者越國而謀末二語姑存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李氏曰此大夫特會諸侯之始吳氏曰會事當書以見罪

傳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公穀作髡

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

商臣弑頵

呂氏曰楚使親已久世子必不殺乎王今以商臣之人逆而謂世子

穀梁未決劉氏曰穀云日卒謹商臣之罪即不日乃不謹商臣之罪乎

王氏曰頵亦弑其兄能殺而得位者天道好還豈不昭然

王氏曰君薨不書葬常在葬時卒後討于未葬時也左氏之説也○按左氏或書言葬

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

聘齊
敖如齊
汪氏曰左氏于凡諸侯朝聘悉以爲禮既不察其誇天下之適我又不考其尊周交鄰之疏數

彭衙敗績
劉氏曰戰而言及晉爲志乎此戰也○程子曰越國襲人秦罪也亡親背惠晉罪也秦忿無以爲辭矣故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

之室與濟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敖如齊 何註譏我娶高氏曰會晉歸復聘齊于是而事齊晉且圖婚于齊也

【左】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黃氏曰秦穆若怨晉襄可修文告都之乃逞志再戰穆憤于敗而不能平襄狃于勝而不能服

【左】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

以敗故晉敗績。趙氏曰殽之役兵端起[illegible]滑晉不[illegible]秦也[illegible]過自咎可謂賢矣然圖再舉則兵連禍結無虛歲矣。汪氏曰王氏云彭衙秦地而晉師在焉亦知晉之欲戰矣

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

朱氏曰秦敗而懼晉勝而懼秦善敗晉善勝

●作僖公主

高氏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於是謂虞主既期而練練而易

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 胡傳十至月然後作本主慢而不敬甚矣

傳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從時也 緩也

王足謂練主僖公薨未附廟者欲躋之故也家氏曰逆祀何胡議論未定疑于作主以是故也

公羊云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朱氏劉氏曰公自怠緩不作主耳而以知其欲久喪

○及處父盟

杜註處父爲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從君命故貶去族○趙氏曰齊晉以大夫使諸侯受盟其國習聞

【公】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何譏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

【穀】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葬時、期年。）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不地于晉也張氏曰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

【左】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入于）

公喪公直于侯也桓出盟閔于落姑悼出盟喪于長樗晉襄徒大夫盟公與諸侯甚危殺之亦何以知與公盟以其日也未詳趙氏曰公盟不日者多何以能必之

○故會盟垂隴

縠縠作縠垂隴公縠作垂斂杜註鄭地陳氏曰大夫而敵諸侯于是始晉以卒于諸侯也序士縠于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此張氏曰晉以士縠主盟魯以公孫敖伉三國之君皆非禮也

也適晉不書諱之也。杜註處父貶其族以微人常稱爲耦以厭不直

【公】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穀】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胡傳不書公抑大夫之伉正君臣之分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左】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堪其事句姑存王氏曰既命之卿例皆書名矣堪與不堪之論哉。

陳侯爲衛請而執孔達爲服其罪故免于伐啖氏曰伯主之大夫盟諸侯大夫張也見伯主之輕諸侯也

不雨至秋七月

汪氏曰禮言八越月不雨則君不擧今文公漫不之省○公羊不雨之日久而無災未錄汪氏曰旱爲災而久則書某月不雨至某月

●大事躋僖公

胡傳升僖于閔之上也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兄弟不先君臣

【穀】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胡傳八月嘗雨矣不書皆見文公無意于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

○家氏曰三傳明逆祀皆已得之但閔僖昭穆非若自爲世左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言君臣猶父子非謂閔爲文祖也注氏曰穀梁謂逆祀是無昭穆范説以昭穆父祖爲喻何註同北面西上孔氏正義曰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

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經　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毁廟之主

四國伐秦
胡傳皆國卿也貶稱人者晉人以務可以已炎以結怨勞民是全不務德方爭無已也○劉氏曰左云爲穆公故尊秦也非也公羊何以知其非繼晉乎○程子曰報復無已故以結怨
遂如齊納幣
胡傳喪未終而圖婚

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大廟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公羊同○何註失先後之義故譏范註僖雖長已爲臣閔雖小已爲君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末四句姑存

公子遂如齊納幣 范註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

左傳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

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孟志志哀於納與之知喪○劉氏曰左云禮也則凡以喪娶爲禮不亦悖乎杜註遂謂僖公薨月以就傳說

伐沈沈潰

孫氏曰沈何罪乎書之以爲諸侯共所伐

高氏曰晉使卿諸國

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姑存

纂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注與國

必非政晉衞臣稱名氏而書其號諸國貶晉人也漢五行志云文公將大夫始專政僖夫趙氏目而辟有…之…不能討匿伐楚之與國應矣

王子虎卒

公穀以爲叔服未錄啖氏曰若以服是王子則爲諱何不書王子乎○趙氏曰臣無外交之禮至乃云禮乎

○秦人伐晉

胡傳秦伯貶稱人備責之也不能懲忿窒

左傳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夏四月王子虎卒　胡傳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

左傳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姑存

秦人伐晉

左傳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

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秋楚人圍江 黃氏曰晉襄伯衰楚已有偪心近又與秦爲敵商臣遂圍江威江淮小國

左傳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 杜註自上而墮有似于雨來告故書趙氏曰螽生于下今雨于上異之大者

左傳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姑存趙云安知其爲死王氏曰因雨字生說耳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 程氏曰螽生則害五穀況如雨之多災異甚矣

穀梁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

怨至此遂其忿而後悔自是晉伐不報○程子曰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耳李氏曰左氏誣稱秦君臣胡氏諸說皆以爲狀左得其事諸說得其義也

●圍江

高氏曰江近楚自胥從齊桓而城濮後亦不敢侵伐今襄公不能討弑逆之惡故楚復窺諸侯之志而先圍江以試之

雨螽于宋

按此以杜註爲省敘[illegible]之義爲長公羊謂爲王者之後耕不及

●公如晉及盟
高氏曰晉請改盟公宜[illegible]乃[illegible]從[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義苟[illegible]禮爲不得自於[illegible]之間以相親乎乃猶要公之朝以盟其圖霸者矣文公之屈辱也

○處父伐楚救江
胡傳以者不以者也是時楚有復戰不容之罪晉宜合諸侯討

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徐氏曰雨穢既盡又兮居茅茨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傳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 懼乎無禮乎楚下 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張氏曰不書地盟于晉都也

李氏曰此爲書公如晉之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以字

左傳 冬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

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羊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何註諼詐也以爲其勢必當引圍江兵還自救也

穀梁 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孫氏曰楚圍江處父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

四年春公至自晉 孫氏曰自是公朝强國皆至者惡其輕去宗廟遠朝强國也

夏逆婦姜于齊 程子曰納幣喪中與喪娶何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也

穀梁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

其罪乃一軍違攻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汪氏曰此獨書伐以救實將釁蓋實處役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有伐楚之名無討楚之實春秋惜之

●公至自晉

孫氏曰文公之出六救之者四危之也江氏曰著上國踰時之久也

逆婦姜

胡傳禮制大夫郎思娶事乃逆而已成爲婦房其道而誅之也

夫人與有貶者父母與有罪也使其女不允于德皆失于不正其始之過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劉氏曰文公闇弱怙慢不能率禮而行以爲於君而可何禮之守故卒至于禍

秋侵齊

許氏曰聞晉有秦兆之事也

楚滅江

趙氏曰江之滅晉之恥而處父之罪也不書救與救非社稷也

○晉侯伐秦

朱子曰書晉侯詞以

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狄侵齊 汪氏曰狄自箕敗至是復侵齊以晉襄無病郯之謀而齊伯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 高氏曰江終爲楚所滅則如晉之復强而處父之師無益于救

傳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晉侯伐秦 程子曰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能取其遷善故晉侯不復加譏

常情待晉襲其秦人而以王事責秦穆楚未必如此張氏曰罪晉侯不以江亡爲恥而敵秦怨也

○甯俞聘

趙氏曰禮諸侯歲相問殷相聘殷衆也殷見曰同十二年事衛俞之聘伯主令也吳氏曰甯俞代孔達爲政自伐沈服伯主而無事於子是晉歸孔達衛侯朝晉今聘魯事大睦鄰以安社稷或皆甯俞之謀也夫子所謂知也

巫氏説

傳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傳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杜注覺明也明報功宴樂也稱陪臣者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干犯也

胡傳僖公成風所生
也詩母夫人春秋于
其卒葬從以實書示
為禦亂譏禮之所由
變也

榮叔歸含賵

胡傳榮叔王臣含且賵
曰明以禮妾母而成
之為夫人故不稱天
程子說同。公羊非
禮也穀梁不言來不
周事之用未繇孔氏
曰非也此不必與使
也宰咺言來豈周衰
乎

召伯會葬

程子曰以妾母同嫡
亂天理也故不稱天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莊公妾也僖尊之稱夫人

左傳 冬成風薨程子曰自成風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尚未敢同嫡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左傳同經文

公羊 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也穀畧同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胡傳仲子別宮尚以為疑成風書葬禮之失自此始

公羊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程氏曰妾母同嫡夫人之稱又私謚亂禮甚矣

王使召伯來會葬胡傳既歸含且賵又使卿台葬事益隆而亂倫愈甚再不稱天

左傳 召昭公會葬禮也。姊存劉氏曰妾母王不能正而寵之何禮之有

穀梁 會葬之禮於鄙上。范註從竟至墓王為送葬來

放如晉

吳氏曰君朝卿聘諸事伯非也

●入鄀

季氏曰竊楚也

●滅六

家氏曰周綱凌遲先代之後殘滅無餘吳氏曰晉襄公伯衰故秦楚敢吞小無忌也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曰王舍且賵又會葬捨天王而議事晉不待貶而惡見

秦人入鄀 趙氏曰即秦以穆爲足恃也及江滅又貳于楚秦不以德柔之而乃稱兵耶

左傳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後終爲楚所併

秋楚人滅六 高氏曰滅江滅六敢肆其惡逆者以列國不正其弒逆之罪也

左傳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

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林氏曰昭公立

六年春葬許僖公 俞氏曰不書月史闕文也

○行父如陳 黄氏曰託君命以遂其私也

○行父如晋 黄氏曰行父爲執國政不以禮佐其君乃與敖相繼出疆而結强援於齊如陳如晋若私交樹党爲三家僭竊之漸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 汪氏曰行父因其嗣之儐好假聘而圖婚耳

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 杜註臣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爲娶

秋季孫行父如晋 汪氏曰文公六年兩朝晋比年聘而朝王不聞如有伯不知有王也

傳 秋季文子將聘於晋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晋侯驩卒 驩公作讙李氏曰襄挫秦狄能繼文之伯而不能全于其終

傳 八月乙亥晋襄公卒

遂如晉葬

按傳昭三十年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曰文襄之伯大夫弔卿送葬書以見非禮汪氏曰桓府忌來送公子雍欲與秦歸故急于襄葬

殺處父射姑奔

胡傳君與臣閒殺則稱國或以處父爲侵官身爲太傅將臨總人主所爲故將相大臣非其人乎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杜註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

傳、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季氏曰三月葬晉後遂以爲常制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作夜

傳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

、叔、明、稷、處、父、者、射、姑、也、

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以後帶叙 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長者之言 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

孫氏曰公穀二傳之說皆昇

聾通忽叶韻妙妙

俞氏曰危亂之狀說來使人膽寒

處父似管仲趙盾實

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對人字　極寫忠字

公羊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

後略同穀

穀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

勝于射姑。且以仁加射姑矣。吳氏曰。是時襄公已卒。而書國殺者。特曰處父今日之死。實公殺之也。待處垂戒後世。俞氏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旨哉言乎。

閏不告猶朝廟　朱子曰。閏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為月而頒之。諸侯不泰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為附月之餘曰。又曰天子不

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姑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公羊襄公謂夜姑曰。陽處父言射姑不可使將。此係明言小異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王氏曰。朔者月之初。告不告則一月之政不舉。經文書月

閏十二月。

左傳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以告朔此說已非而備字之義諸傳皆以爲而已之辭大事記其食大謬小過胡傳以爲幸其不已之辭以戕爽其禮甚之此義精矣

●伐邾取須句
公云曰內辭殺云曰謹之來鯨劉氏曰僖取須句何不爲內辭說不日則隱其自取乎

遂城郚
但知備邾之兵不知師之勞而民之荒矣趙氏曰僖公嘗伐邾取須句矣今之書文

何以爲民。胡傳不言朔而言月因月之斷盈而置閏須告朔于邦國不以附月之餘而非數也

穀梁 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啖氏曰公穀以不告爲是非也啖求全餘

七年春公伐邾 汪氏曰僖私母家惰有崇濯保小之義文爽晉喪貪土地舍邇迷罪益甚

左傳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杜注因有難而侵小國

三月甲戌取須句 杜注僖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今邾文公子叛在魯公使守須句

左傳 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遂城郚 杜注因伐邾師以城郚備邾孫氏曰重勞民也

穀梁 遂，繼事也。汪氏曰又勞民力城內邑以防邾至心有慊焉故畏伐而不知愈重其過

弗率也其失必顛其數況三月夏正月東作之時而奪之何以爲國

王臣卒

家氏曰不書葬責嗣子非衆亂非不知禮季氏曰共國葬不備禮而謝絕諸侯故皆不會葬

宋殺大夫

胡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公穀未[illegible]趙氏曰以三世未[illegible]使三三世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王臣殺作王臣

【傳】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君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

……公羊之說不……皆賢殺有罪……不書死者之名……之說非也

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戰令狐

胡傳秦納不正晉不討秦皆罪也故書人晉殺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晉志乎此戰也故書及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讀經之際不可忽也●王氏曰既貶宣子又貶秦康公罪皆當誅●張氏曰二國之兵罪均尤甚故以晉及且不書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去年襄公卒晉人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逆雍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

秦敗謀與晉人盟君而不淫也●汪氏曰趙盾始謀求長君而中變其說秦雖知立靈公而欲以重兵强納雍也夫康公始爲太子送舅氏念母而作渭陽之詩是固其心也今納雍於前而秦納雍之位自是兵爭不息不然看秋釋秦而專罪盾矣

先蔑奔秦

孫氏曰先蔑不言出者明自軍中而去黃氏曰荀林父教先蔑卒不逃其所將蔑之愆在親觀立君

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

之功而不暇擇焉將以求福乃取禍可爲行險者戒

公羊偏戰詐未錄觀左傳三軍俱出趙盾將中軍何得以此爲偏戰耶

之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公羊 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秋侵我西

許氏曰狄怨魯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晉襄既沒莫之忌矣張氏曰秦晉交兵狄窺伺其間大肆內侵故侵魯齊宋衛

●會盟扈

孫氏曰春秋書及某大夫盟有二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蔇齊無君晉大夫盟以紓國難視宂與公盟

【穀】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

秋侵我西鄙 高氏曰魯間晉難而伐邾狄亦間晉難而侵魯書此罪魯之不自立也

【左傳】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illegible] 杜註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杜註扈晉地

【左傳】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故不名此年公會晉大夫習也晉君幼不能盟晉大夫求盟諸侯以紹伯業雖直與諸侯盟故亦不名以大夫敵諸侯則有罪矣然不幸值幼君不可不假一時之權注氏曰書晉大夫伯主失政也沒從則諸侯皆失政矣

公羊傳晉大夫使盟求繇劉氏曰非也事之不然者也

徐伐莒

莒弱也

●敖如莒涖盟

高氏曰爲徐伐故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胡傳諸侯不序見公怠緩不及于會也許氏曰大夫而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

穀梁 其曰諸侯略之也。吳氏曰以無盟主而大夫強合諸君故略之

冬徐伐莒 左在下趙氏曰徐服齊桓不敢伉諸侯今伯主不作徐文將爲魯患伐莒以撼魯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合謀以備徐患也

左傳 穆伯娶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先、馬、初。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三○何○殺○來○注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聘相、好狀如字子。仲請攻之公將許

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湛氏曰莒以弱小見伐于徐欲盟以救之例禮矣而救意不在秋薊因盟以為迎娶之地假公闢私耳

之叔仲彭生也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假公以濟私兄代弟逆名大不正況兄弟而自娶承

穀梁 莅位也何也前定也

八年春王正月備四時

夏四月同前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盟于衡雍

汪氏曰翟泉猶有僖公在也袁婁雞澤湨梁諸侯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則晉楚大夫狎主齊盟而諸侯不在矣其事自趙盾衡雍之盟始也

雒戎盟暴

胡傳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黷之稱乎所以別內外也○劉氏曰左謂珍之非也若丙稱公子爲襄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彼何以不謂貶

敖如京復奔

胡傳言敖無入使于

左傳 秋襄王崩 史記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陸氏曰頃王不書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傳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公後至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任氏曰晉霸之用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上公有伊字

左傳 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未句姑存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無而字陸氏曰事未畢而復

左傳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螽 公作蠡何註遂敖此出不可使勢奪于大夫煩擾之應杜註爲災故書

罔之意惟已氏之欲是從也○孫氏曰文公不詠惡亦見矣○朱子曰不至而復是大夫不恭魯不再使人往皆罪也○家氏曰公不自貶喪諸侯不有夫子也救不至復大夫不有諸侯也

宋殺大夫城奔

胡傳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奔而其君不免禍矣○公羊未錄三世無大夫說見七年

求金

公羊不稱使、三年方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國亂君臣不能相保也

左傳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 乱、本ハ 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送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貴之句姑存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以供葬事

左傳 九年春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 聰家宰

頃王未葬陸氏曰踰年即成禮

姜氏如齊

此十八年歸齊之由出姜與氏汪氏皆云昭公女

得臣如京葬王

陳氏曰明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厚思于晉也○趙氏曰天王書葬者五其三不書大夫如京師微者也然猶愈于不會葬書崩不書葬者爲不會也

【公羊】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而求。故譏之也。且傷周道也

【穀梁】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夫人姜氏如齊趙氏曰常事書者出姜生惡及視又嬖共嬴生倭以此故歸寧謀于父母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左在下○如京師葬襄王也家氏曰責魯不弔會也

【穀梁】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辛丑葬襄王何註僖公成風之喪襄王加禮文公不自往葬之以責內

【左傳】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

姜氏至

呂氏曰稱歸齊錄也穀梁據文公求錄也氏曰反而告廟禮也何獨公乎

殺士縠箕鄭父

劉氏曰言及以罪及

往者則書。

穀梁 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 穀又云日之甚矣不會葬也 未條劉云上云得臣如京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劉氏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左傳 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 ○冃○先○疾之勤之君之不之用○故○、表、、。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歸寧書至者見小君之重也出義至是不安于魯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左傳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杜註梁蒯不書非卿

…故救鄭
…無敢怠慢故
…于此稱人避盾鋒
…人者罪盾之不能
折衝消患也。孫氏
曰楚復强也晉伯不
振故。張氏曰盾蓋
力弊其始以振伯圖
之威乃幾不及事耶
李氏曰盾不能防微
杜漸使之得志于鄭
陳氏云晉遂不競而
楚莊伯矣

狄侵齊

此侵齊之第四次

穀梁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狄侵齊 高氏曰狄不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强張氏曰楚得志去而狄交侵矣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何注地静常也動者象陰爲陽行孫氏曰未曰子某表其異于天下也

○楚椒聘
公云始有大夫穀云褒之未錄隨氏曰凡未命之卿皆貶去至云褒之聖人豈以來我則褒之○蘇氏曰齊晉衰楚于是與諸侯比○汪氏曰蔡臣覆載不容之惡春秋寻其慕義録其一節之善耳與其深也不保其往也

秦歸襚
胡傳曰僖公成風非嫡也猶惠公仲子耳書兼公仲子明夫道不可紊或身書僖公成風明于嫡不可賤

【公羊】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同○反常則異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胡傳君書爵臣書名遂與諸侯比思善則進之也

【左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敖氏曰伐鄭聘魯遠交近攻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杜註衣服曰襚程子曰過時始至故曰來歸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禮也句姑存

【穀梁】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葬曹共公

扶義……[illegible]報之未録
汪氏曰明年伐晉亦
遂交相攻之計

秦伐晉

胡傳說者謂秦伐晉
報關文者據左氏言
也程云晉伐秦若既
悔之矣秦不應復理
怨以報復為事以此
貶秦

殺宜申

胡傳宜申謀弒穆王
而誅焉稱國以殺
又書其官以罪其朋
世子商臣也春秋之
義微矣。家氏曰商
臣之罪楚人皆得討

十年春王三月辛丑臧孫辰卒 張氏曰文仲在位四十餘年當政多疵

夏秦伐晉 孫氏曰晉自令狐不出師而秦不顧人命又起此役故黜之但曰秦

左傳 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 初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 謀弒也 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 讒詞 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

之吳氏曰商臣天地所不容宜申不能早謀討賊越十年謀弒義不足稱也然舉人不以其當受分將之誅意深矣

●盟女栗

金氏曰王不能假王度以朝諸侯公不能共臣職而朝京師故特及為王諱也不書公[illegible]也

狄侵宋

宋亂故也

●次厥貉

胡傳楚次厥貉藏禍

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 說見胡

殺鬬宜申及仲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汪氏曰不書王者此及十三年總書不雨非比歲首

經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趙氏曰公及也不書諱也王氏曰公不朝乃及王臣為不相信之盟

傳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冬狄侵宋 高氏曰狄侵諸國。獨宋未及自宋亂之後狄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貉公作屈貉音同。孫氏曰楚書爵益强矣

心以憑夏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陳鄭宋皆從獨書蔡從鄭失三大夫無救陳獲公子花而似宋有狄難不得已也蔡無在從蔡獨書以見譏諸夏之罪

李氏曰麇子之逃經不書以述楚也與陳鄭之逃齊晉異矣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杜、不書、）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杜、）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孙、不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承○上○起○下）宋公違命（態、罷○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抵、假、虎、威）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獨○知○祖）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楚伐麇

家氏曰賦從孟諸之田宋鄭分左右孟而不服楚之伐麇之案也賀氏曰厥貉之役大國受役于楚司馬獨麇子逃逃歸已自知必伐知其伐而猶逃不可以無溯加也一敗復伐終不與楚成守義不屈也

會承筐

家氏曰諸國莫至而魯獨遣彭生不以楚強而替于從晉春秋褒之汪氏曰晉欲謀戴而使次剟爲會會亦非執政不足起遠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公作圖許氏曰楚書爵始此張氏曰謂强也

左傳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 ○尾、麇、效、死○ 一伐再伐不聞請成若威武不能屈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公穀無仲字筐作匡杜註宋地

左傳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王氏曰、此會謀從楚者、未爲非義、然大夫擅國政也李氏曰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秋曹伯來朝 趙氏曰曹爲文昭子孫見王命之廢而惴惴依大國以爲庇也

左傳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趙氏曰書以傷曹之弱也

公子遂如宋 李氏曰魯聘宋者八始于此年

人方張之勢也然斬
城之役宋蕩虺皆同
則人心之大理未泯
而承饋猶愈于歸父
于宋之會也

● 曹伯朝

季氏曰諸侯服宋自
晉文執其公因從晉
今晉靈彼襄文公自
此從晉

● 遂如宋

謀好也因帶言二事

狄侵齊

見狄之張而齊之無
政也

● 敗狄于鹹

孫氏曰不曰戰內勝
之辭不言師師將尊

左傳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承饋會而遂如宋新城宋來意魯必有以勸之歟

秋侵齊 高氏曰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其強如此所以大敗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杜註鹹魯地

左傳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

師少也趙氏曰狄自僖之末侵凌列國至晉敗黃不敢犯晉又侵齊宋魯得臣敗之自是有懼心惟一侵衛而已鹹之役有功于魯且有功于天下也

趙氏曰穀云以衆言若然當云敗長狄于鹹劉氏曰穀云敗一人非也不言師師少耳又云不言獲爲內諱非也既即獲矣

郕伯來奔

趙氏曰豈有未即位而稱爵之理左氏非也公羊失地例書

克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公穀畧同杜註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傳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

有以見弱之邦不名亦非也時隔隣偏傳以名乎劉氏曰左氏非也反人反謂之諸侯而許之我何貴鄫伯來奔何以辨哉意者鄫伯去年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

子叔姬卒

啖氏劉氏皆謂左傳乖合大誤李氏又曰謂之說者皆遽爲臆揣闕有疑據未可遽經而廢傳今仍存左李氏從取陳氏說故錄之

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鄫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姑存

杞伯來朝 范註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左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李氏曰陳云已許嫁于杞杞伯來請絕叔姬復求其次此說通。姑存

（公羊）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亦非女也 存

（穀梁）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 謂杞、存。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穀】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大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夏楚人圍巢 杜註巢吳楚間小國汪氏曰書以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

【左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子孔成嘉字 宗亦小國

秋滕子來朝 汪氏曰以文之昏庸而秉禮之舊猶為諸侯所尊乃文不自思朝王何其謬哉

【左傳】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

圍巢

趙氏曰巢楚國遠矣晉日與伯宋朔請古諸侯也伐滕無救者又圍巢無伯也季氏曰巢舒蓼蓼與服而舒服矣

滕子朝

季氏曰滕本從宋昭朝魯宋亂不暇爭也

○秦術聘

張氏曰秦以崩結魯而魯亦學朝半視伯主受兵趙氏曰將為河曲之戰故有術聘

公許秦公繫大夫賢哉公故書來聘陸氏曰前未嘗使大夫來故不書其王氏曰遣術乃服公也

○戰河曲

胡傳秦稱師入晉稱人者何伐晉晉不出令又爲此役秦則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不秦詞令以此之故

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

敗此輕重之權衡也○杜註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奔也程子曰凡戰皆以主及客秦曲故不言晉及

蘇氏曰秦伯伐晉取羈馬晉趙盾禦之皆稱人以敵戰罪之也○陳氏曰秦晉自殽至此凡六交兵秦晉亟戰而楚伯矣

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

杜註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交退故曰交綏
憖缺也　薄迫也

帥師城諸及鄆
杜氏曰重民力凡城

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公羊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不見勝負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後同〇魯有一鄆西鄆東鄆此東鄆也

【左傳】城諸及鄆書時也。黄氏曰介莒近費此亦行父自爲封殖之計也

【穀梁】稱師師衆有難也。孫氏曰師師畏莒也家氏曰城二邑又興兵勞民甚矣

繁之事皆志之況師師乎呂氏曰魯有二鄆成四年城鄆近晉之邑故杜曰備晉此近莒之邑故杜曰莒魯所爭者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備四時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趙氏曰不書葬不會也

邾子蘧蒢卒 蘧穀作蘧。孔氏曰邾子瑣之子莊二十九年卽位

蘧蒢卒

【左傳】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

文公之言眞仁君也

不雨至秋

程氏曰文公間遭亢旱其所以修人事奉天勝之道可知矣

世室屋壞

胡傳自正月不雨凡七月則無壞道而壞志文公怠慢宗廟以致衰削也

程子曰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不謹遂有此變天人之際可畏哉

吳氏曰世太二字通

遷也。吾莫知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說見十年

世室屋壞 世左穀作大音泰

左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世室之名）群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世室之義）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古推）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

用

○公如晉

黃氏曰承僖之會公必以堅心事晉之意命彭休抗御欵矣于是親至晉謀令諸侯

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穀梁 志不敬也 餘與公羊同○范註爾雅室謂之宫一也蓋尊而異其名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會下公羊無公字○左傳在下會字

狄侵衛 趙氏曰狄自敗咸鈍餘頹挫今復侵衛成公出會狄乘虛侵之狄之窺伺其可忽乎哉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還上公穀無公字棐公作斐杜註鄭地

左傳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杜註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

公羊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 善和辭

○衛侯會沓 吳氏曰公往朝晉衛侯要之于沓請平于晉背八口衛成南國于楚北屈于狄鄭所適從故附公至晉而會沓求通晉也棐衛而列國之情可見矣

秋侵衛 乘隙也狄情畏力而貪利

○及晉侯盟 盟者從晉而不貳楚也稱伯氣也不抑則于晉矣若以晉君少已十餘齡矣使諸侯甚矣宜其不競也

○公還鄭伯會棐
高氏曰衛鄭從楚豈得已哉强弱不敵姑爲一時之計今齊狩兩國之難春秋善和難故詳誌之趙氏曰二國不敢直附晉而間交于魯者以舊深睦于晉也故明年爲新城之盟汪氏曰書魯輔伯聖人待衰世之意也

公至晉
汪氏曰公十三年三朝晉過于事天子之禮故書之詳

●邾伐南彭生伐
趙氏曰文復討邾句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高氏曰久于道路 趙氏曰行飲至之禮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李氏曰此叔仲彭生也杜氏仲字耳

左傳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姑存家氏曰報服須句之怨且左示討小國安能責禮于大國

夏五月乙丑齊侯潘卒 高氏曰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

左傳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舍、赳。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舍終。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邾何傷之遂伐南鄙而不知公已如晉而反也故未交而伐報怨何譏焉

○同盟于城

陳氏曰諸侯貳楚將浸强矣晉侯不會公朝晉衛鄭會公諸侯之懼甚矣故復同盟此盟自關以爭天下者也張氏曰晉自文公伯將不服今趙宣氏日甚陳新城不以上殺趙盾此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陳氏曰從晉則諸侯一盟歸楚矣故新城抗而此盟實有補于諸國

癸酉同盟于新城杜註新城宋地非强之也宋陳鄭皆在焉胡傳志同欲

左傳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穀梁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曰始會義合而後盟志同後書同同懼楚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音佩孫氏曰孛彗之屬偏指曰彗四出曰孛

左傳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胡傳惡氣所生爲亂之象宋先代後齊晉方伯爲國紀綱

公羊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何註孛彗亂之氣狀如篲掃故置新之象

穀梁 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納捷菑弗克 胡傳以衆云義弗克也趙盾之謀矣故大夫覇諸侯則貶書人悔過遷善則又大之陸氏曰夫之初而得于才陸氏曰盾亚將出軍宣十七年郤克方爲政此乃宣子趙氏曰公以爲郤缺于是據在盾缺在行亦盾意耳左氏事實爲詳李氏曰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爲郤缺郤克者失之

公至自晉 同上新城解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公作接 菑側其反

左傳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穀敘事畧同但公云郤缺穀云郤克宜從左

公羊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杜註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

故卒于齊

陸氏曰：許歸即我臣也，故書卒。

孟氏[illegible]而穀難，此俠孝友，穆在莒所生二子頗奇而孝且賢。

齊弒君舍

陸氏曰：春秋之作本

傳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高氏曰：放有廢命之罪，許復則亦大夫矣。書卒，見典型之壞，且為齊人歸葬地也。

穀梁 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懲姦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亂臣賊子皆肆其凶惡矣故原情以立此義矣齊本不正故異此。

程子臆四年說宜參

○子哀奔

高氏曰若但書來則不見奔若書名書奔則與有罪者等故特書字張氏曰服公在位大臣多奔親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既則見幾矣。家氏曰臨難自免恩易威薄此與諸說異

左傳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穀梁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公羊同）

宋子哀來奔 胡傳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哀有焉書字謂能愛其身以存道也

左傳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杜註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

公羊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同按公穀俱不言見非可依左氏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附存

單伯如齊

孫氏曰舍以遇弒魯使單伯請子叔姬蓋舍母也伯至齊見執其子欲明其刻氏曰左云王使非也若用大夫何以明年書齊侯氏曰魯不討齊人之罪而請齊爲叔姬之來故自取辱

齊人執單伯

胡傳公穀皆無此也劉氏曰公穀道非也舍未踰年以女子之故私罪其出何不用諸涂察

左傳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

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姬若二句姑存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蘇氏曰將因晉以請齊也

左傳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杜註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

左傳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

仲例以解齊人乎
齊人執叔姬
胡傳執其君執其母商人所為而非齊人齊人懷私忠而害賊也。程子曰齊人不討賊兆面罪之均有罪焉
行父如晉
張氏曰晉不能問罪明政刑以義討罪而反求晉行父不能請討晉不能討商人皆罪也
華孫盟
孔疏使來聘不令結盟故不稱使孫氏曰不由君命權宜來盟

於亞旅○○君子聞之○魯人以為敏其官皆從何姑存劉氏曰非也使介有常數孫氏曰備官何足善乎

【公羊】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不言及者以国與之也宋昭公闇亂無政不知睦鄰華孫不出君命出聘而盟故不稱使

夏曹伯來朝汪氏曰不帝事天子之亂文公屢受不報亦猶屢朝齊晉而不見答也

【左傳】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姑存劉氏曰此諸侯于天子之禮

齊人歸公孫敖之

【左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

以狩国難不可稱於
使職事所當為者不
可以為命難之莊氏
曰出于自請

曹伯朝

劉氏曰周禮大行人
諸侯和交世相朝不
得五年一朝也胡氏
曰子太叔云文襄之
伯令五歲一朝左氏
附會遂以為有制鄭
氏曰書以起齊人伐
曹之文

歸敖喪

胡傳敖亂行其奔與
我書者許氏以文伯
惠叔二子之賢誠無
已故魯人從其請史

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

記其事聚人因之。
公羊未殊劉氏曰公
云衎將而來殺死已
十月豈有蠶之竊與
以行之理

單伯至齊

王氏曰內大夫未
書至惟被執書至国
休係再故也石氏說
在歸汲繼可恭

○伐蔡入蔡

家氏曰蔡從晉文戰土
于溫翟泉楚次厥貉
蔡首附之故伐之然
齊桓攬蔡而遂臨楚
今晉不能敵楚雖入
蔡而不有無能爲耳
公羊兵至即入未辭

殺子閽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句
鼆之一人門於戾邱皆死杜註有焉攻門二子禦之以死

公羊 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商氏曰文公敗杜注莊公故亦行之

左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夏令四非常也日
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意如至夫族尊晉罪已也叔孫婼至不去氏脅之也單伯至獨書字尊王命也

穀梁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

氏六若敖蚡冒畢戍中伐蔡六之今合程兩制晉不能自強而屢大之侍之伐之固其可敗而伐之也

冗氏曰無名故曰侵

●行之如行不能制楚而正待人今之晉亦何能為哉

大夫也 胡傳單伯命大夫使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字而不名與蔡如嫌異尊王命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高氏曰甚晉也不修所以服楚而務小國

左傳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趙氏曰伐之不服而後入也非惡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 左在下高氏曰商人篡立又伐命大夫反加兵于我以取賂而入之

穀梁 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季孫行父如晉 蘇氏曰役為齊故高氏曰一歲再如晉皆為齊故

左傳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諸侯盟于扈
家氏曰晉靈幼弱趙盾尊以諸侯氏后佐主同盟諸侯不以俗主昇晉霸也

歸子叔姬
胡傳子叔姬無罪齊人脅維而歸之若繫齊人以弑人爲君而不知其罪故責齊人
石氏曰先執人歸非鄭把之比行爻再如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程子曰此盟爲齊亂也稱諸侯衆詞衆國無能爲也

左傳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 杜註總曰諸侯不足序列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家氏曰其執其歸在人閔姬而病齊也

左傳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姑存左氏曾非義說見前執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罪齊而責晉也

左傳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

晉侯得鄭之[illegible]叔鄭之黜而已以見晉由之不辜而侯[illegible]非討逆行之道而伐之弱也

公[illegible]伐劉之未嘗劉氏曰非也[illegible]公而已仍劉之有來歸[illegible]無[illegible]其伐而[illegible]未[illegible]劉氏曰非[illegible]非[illegible]齊人執出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曰族之[illegible]從來歸不行不書

●侵我遂伐曹入公羊動[illegible]以[illegible]侵伐入矣未[illegible][illegible]氏[illegible]國侵我遂入曹曰非動我也劉氏曰入不輕于

討其來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傳 十六年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劉氏曰得不書。高氏曰此謀成於此而遂是成而入為君也公自此皆齊侯盟鄭術國無能爲違威暴强盟而及盟矣言入盟其之也李氏曰晉伯之不長也

俞出發弗及盟

張氏曰既不能討叛反致取辱此固心衡應之時乃妥安其固復使其臣但分求盟以平果日之歲何不思之甚歟王氏曰齊又非果能以伉責魯特以勢軋魯而利公親至及莊仲納賂不

公羊 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穀梁 弗及者何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者自二月至五月也○朱子曰僖公自文公始不視朔

左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汪氏曰因微疾而託以不懷致自斷齊合

公羊 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 ○推言以發○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此言後不視朔者甚矣 其得經意

穀梁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尊○卑○ ○敬○祖○ ○宗○羣○ ○已○詞○

復尋公不會矣不曰行父而公與盟者亦不能盟也

四不視朔

胡傳公後不視朔必於此書以公行疑姜文公既政必欲而不知其人矣•家氏曰欲猶行父之盟也公不疑其家室有所畏自陽穀之盟而郪丘其間見不視朔著公不欲自出也

盟郪丘

家氏曰公盟不往至納賂以求盟之君臣可慨矣

毀泉臺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公作犀穀作師

左傳 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郪丘齊之侵而留之所也

穀梁 復行父之盟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杜註僖公夫人文公母也左傳在下

毀泉臺

左傳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杜註伯禽至僖十七君

公羊 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

胡傳先賢毀之非於存毀非安危所係勿居可也毀之是揚先君之失也●孫氏曰惡勞民也

穀梁同公羊又云喪不二事二事緩塟也多此意

●三國滅庸

啖氏曰凡滅國皆直書滅罪來滅者也此罪楚也高氏曰晉棄秦以存楚所以不振也張氏曰庸乘飢危犯楚一與從則無以保其國然禦変待敵制勝之而已滅人宗社其罪大矣故人楚

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邱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

[illegible]從陳高俞氏
[illegible]子忠獻此尚遂本
此
裁費之計即闕廉之
敗郤以驕而闕也師
叔之計即季貞之怒
我怠慢也

裨鯈魚庸邑

弒杵臼
胡傳人臣無將將而

廩同食次於句澨使廬戢棃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公作處臼）

必誅昭公無道以弒君之罪歸宋人者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意諸死亂之知國人將弒君而不能止知昭公將見殺而不能正也

陸氏曰左氏云夫人使公田殺之公知盡以寶行推之人理未之有也●公羊未詳

劉氏曰公羊例非也

●呂氏曰稱人國人咸有罪焉陸氏曰稱人失賊之辭

四國伐宋

趙氏曰以稱人失討

傳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鱹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　冬十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賊之義也
啖氏曰不命之卿列書人也左傳非書命卿大[illegible]通入不命者既又如何書乎此說與杜許[illegible]附存
非[illegible]矣
劉氏曰[illegible]伐[illegible]弑既[illegible]行[illegible]左殺
伐而[illegible]穀
高氏曰晉衛以公不親盟為討[illegible]盟鄭[illegible]之盟無益矣
家氏曰晉[illegible]無道極矣晉不[illegible]齊[illegible]而[illegible]盟[illegible]文[illegible]而日[illegible]

●諸侯會扈

文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君無道 句姑存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胡傳欲行天討而伐宋復成其亂失其職矣故貶稱人程子說同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九月乃葬

左傳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姑存

公羊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高氏曰不稱僖姜而別諡非禮也緩葬母忌也

杜註以無功不序所以晉人教衆氏曰剽晉伯而著党逆之罪也趙盾爲之也宋督事非以成宋亂今盟扈不書成齊亂會扈不書成宋亂晉上貶盟罪浮于役削晉伐而不列諸侯々

公至穀

張氏曰書至扈之

遂如齊

胡氏曰不知在國匿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恥公也

左傳 齊侯伐我西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胡傳諸侯無討賊之功略而不序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左傳 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因此書犂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

秋公至自穀 趙氏曰盟穀而不會扈棄義從仇恐怨自歷皆公之失所從也

冬公子遂如齊 高氏曰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

臨重幣行言雖竭力事之彼豈以我爲德乎

公薨于臺下

趙氏曰文之世孟氏按叔孫氏得臣季氏行父皆東門氏遂擅權甚於三家其禍尤速由文公柔懦不君權移于下終不能收卒遂以微文公之責也

傳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汪氏曰君臣盟及卿聘而怨猶未息惟卑屈之不足紓禍如是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傳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穀梁 臺下非正也 視小寢更非矣

弒商人

胡傳齊人既不能商人弒子于商人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齊人誅亂賊之黨也汪氏曰以爲賊不當稱人以爲君不可弒三年事之一日弒之故曰弒其君黃氏曰弒賊如魯桓齊懿楚虔之類雖幸免王法之誅而卒受殺身之禍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秦伯罃卒 孫氏曰康公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傳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逐得臣如齊
家氏曰齊之仇襄之
立乃賊臣得志之本
謀文公惛而不悟耳
得臣須逐謀故并書

子卒
汪氏曰惠伯死不書
史畏遂不敢書遂殺
叔仲彭生聖人仍舊
史爲闕諸惡而不敢
增或謂惠伯不發遂

左傳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穀梁 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胡傳變文書介副欲見其情也觀下文則見弒發于遣使之日而遂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胡傳觀上文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

左傳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

之謀故不書卒偏也

公羊不日未歸以日月爲例非也穀梁不日故也未録子般亦故嘗書日矣

姜氏歸齊

胡傳書夫人則正書姜氏則非見絶于先君書歸則無罪而衛臣子殺適立庶之罪見矣

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孥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公羊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 范氏曰子卞諸侯在喪既葬之稱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穀梁 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絶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

行父如齊
纂上文而行父與謀
與齊人爲之辨皆
見矣。

弑庶其
吳氏曰如各氏言則
是僕以太子弑父也
何以書國弑且僕既
國人所弑則當自立
何以奔魯乎僕因國
人下以子當作之乎
曰茲氏可之言解弑
者用趙氏以爲吳大
夫與此相符當參考
曰某氏曰僕既弑便
應得國國人既惡厥
君何復爲其所爲
弑何以不書吳氏有

緩帶一日就賢也范註不孤子言一人有子則其 余緩帶優游也故曾子言有子之

季孫行父如齊 高氏曰恐齊怒大人之妖而 來討于是乘納賂而平焉

莒弑其君庶其 啖氏曰稱國自大臣也張氏曰代無 道爲國人所弑大臣不討皆當罪

傳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

改之字之說經文了然矣不知以巳二字古通用其文以也其義巳也巳了作解較既可通字不必改矣則有二義此用緣之因非用對之因也僕見可人紀得巳得賄藏得以奔物為利而巳

行父謂僕弑君父大約莒人因太子弑遂以私君加之行父遂據聞可見之耳接自使太史克對以下于經義無涉請者賞其文之典核可也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

杜註高陽顓頊也八愷即垂益禹臯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

杜註高辛帝嚳也八元即朱虎熊羆之倫

杜註帝鴻黃帝也渾敦即驩兜

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

杜註少皞金天氏也
窮奇謂共工

杜註檮杌謂鯀

杜註縉雲黃帝時官名

正義云尚書無三苗
異狀既竄三凶自
然入饕餮是三苗

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

杜註非帝子孫故別以比三凶

繆氏曰此段文法以
徐以堯舜言公之家
擯權臣此同氏曰中
論晉當嚮不日莒
而使大史克有一段
見考評數舜之事
一以見君無不從之
有人也

儲氏曰存其數

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穀】稱國以弒何　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六終